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身心整體治療的佛教面考察

從生命能科學之「埋我度眾」談起

計畫 類別： 個 別 型 計 畫

計畫 編號：NSC 89-2411-H-343-008

執行 期間： 89/08/01 90/07/31

計畫主持人： 尤 惠 貞

研究 助理： 楊麗莉、蔡禹亮

執行 單位：私立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 九十 年 九 月 三十一 日

## 【 報 告 摘 要 】

本論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大乘佛教之義理與實踐，對於實存個體之身心整體所可能發揮的轉化與療效、對於個體生命所可能蘊含之教育作用，以及對於社會大眾所可能產生之關懷與影響。論文進行之方式乃是以「生命能科學」作為思考的切入點，更確切地說，乃是藉由「埋我度眾」的實際修證法門以及所可能產生之效能，以具體闡釋生命能科學對於大乘佛教根本義理之詮釋，以及所開展之慈悲濟世精神；而論文之終極目標則是嚐試依生命能科學所倡行之「世 - 出 - 世法門」，來具體闡釋大乘佛教之既出世又入世之圓融涵攝。以下依六點作簡要之報告：

### 一、寫作本論文之緣起

本文從面對911之恐怖攻擊事件，更加凸顯重視人道精神與落實宗教情懷之必要性，關聯到生命能科學埋我度眾之特殊修證法門，並針對生命能科學究竟是一種極度高超的宗教情懷的具體實踐？抑或是一種強調神蹟或種種神通的宗教狂熱現象？等等問題作一思考，亦即嚐試藉由具體解讀與理解生命能科學所依之理論根據與實踐方法，以探究生命能科學「埋我度眾」之修證方法，對於轉化生命與利眾濟世所可能具有之效能。

### 二、生命能科學之淵源與流傳

第二節主要在說明何謂生命能科學？並探討目前大陸貴陽黔靈公園、台北植物園與其他許多地方正在流傳與習運之生命能科學所依之義理根據與實踐方法。所謂生命能科學？可依頁三下段所引李國普先生之文得到說明：

生命能科學是研修人體和人天關係的科學；更確切地說，是研修人體能量與大宇能量關係的科學。因人及一切都源自元真統一能量場，又必歸本

返源。如何返？必得處于場態物質、場態生命、場態科學實踐歸返，即是說人必埋除「自我」即私我，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愛于人民，把「我」埋在眾生中，達于「滴水入海」，即無分別的忘我佳境，以特殊的六梵音信息接引元真統一能場的能量修悟完成。

李氏依S4結構以說明一切的存在，同時以「生命能十歌」具體闡釋生命能科學的義理結構與修證方法，其具體內容可由文章註七得到說明。

有關生命能科學之埋我度眾與大乘佛教關聯之義理根源與現代詮釋：溯源自釋迦牟尼佛所證悟之緣起無我、自在解脫的大道，以及廣度一切眾生的慈悲弘願。

強調觀世音菩薩依甚深禪定及廣行六度以濟度一切眾生，並以六字真言咒「唵嘛呢叭彌吽」作為眾生契入諸佛菩薩所證悟之不思議境界的方便導引，因為內在於大乘佛教之傳弘與發展，觀世音菩薩在大乘顯密兩教中，都是最親近信眾的一位菩薩。觀音菩薩有求必應，救苦救難的形象，不只是一種象徵，同時也是自覺覺人、自度度人的動力源。如楞嚴經、法華經、心經與大乘莊嚴寶王經等皆有相關之說明。（從頁五至七）

李國普先生主要依據佛教之緣起無我思想及慈悲度眾精神，以及愛因斯坦之場態理論，發展出生命能科學之埋我度眾的修證方法。所以強調其法門為生命能科學，主要是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庫，而透過六字真言功之修練則可以接引能量治已治人，其具體方法乃是藉由靜坐從日思千念萬相，進入「六字真言」這一善念，再從這個善念進入無念無相無住的「無分別智」，使自身這個「小能場」與宇宙能量庫這個「大能場」結合與統一起來，形成「統一能場」；這個過程，就像能充電的電池在電瓶裡充電一般，而「六字真言」就是接通電池正負極的導線，起了傳輸、導能、穩壓、固能的關鍵性作用。在這裡以「六字真言」去埋掉私心私念，而不是去冥思苦想，也不是刻意著念想空，而是要經由此善念禪定歸一歸。此處所說之 即是指如實觀照一切法皆依因待緣、空無自性，無所住著之意。簡言之，李氏除了傳承大乘佛教中的慈悲度眾精

神，更加入了現代科學對於存在事物之分析，以及有關宇宙能量場的認知與詮釋，主張個人若能藉由習運六字真言，達到念念分明、清淨無我，則其所開發出來之能量，不僅能與宇宙大能場相通結合，同時亦能自治治他、自覺覺人。

### 三、生命能科學之埋我與度眾

第三節主要在於說明：李氏所以援引愛因斯坦對於世間物質乃至宇宙之存在的解析與詮釋，實是方便引用現代科學所得之研究成果，以令人們體悟如《金剛經》所說之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種藉由對物質乃至一切存在事物之實在感的超越，以消除人們之分別與執著，亦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揭示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義涵相契合。所以，生命能科學雖亦參考愛因斯坦等現代科學家對於宇宙場態之分析，然綜要言之，其根本精神乃是藉由科學之分析，以具體地闡明一切法（包括人、事、物等一切存在）不外緣起性空，若能如是觀照，即能契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智慧洞見：「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經由此節之論述，主要的目的在於指出：生命能科學所宣揚之「埋我度眾」，可說是真正回歸釋迦牟尼佛所證悟之世間無常、苦、空、無我之根本教義與無私、自在、解脫之超越大道。

### 四、埋我度眾之生命教育義涵

本節主要在於論述主張埋我度眾的生命能習運者，對於自我個體之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視的，因為經由度眾埋我來肯定自我生命之意義，亦即依無我來轉化生命之我執，依無分別智來消除由人我分別而來的隔絕與障礙，如此的生命態度與具體實踐，可以說是從生活中的每一念、每一當下作自我人格修煉與轉化。此與重視如何能具體修證六度波羅密以自淨其意，諸惡莫作；並且達到眾善奉行，自

度度人之理想的大乘佛教菩薩道精神是相一致的，因為兩者皆必須從自我生命之教育與轉化做起。而且，其目的不只是為了成就自我，而更是重視人我平等，並且積極入世，藉由人我的共同成就，以趨入真正的圓融無礙與圓滿無盡的自在解脫境界。

## 五、埋我度眾之社會關懷精神

本節最主要是指出李氏對於觀世音菩薩慈悲度化之重視與肯定，實是揭示生命能科學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精神之具體例證。而此種觀點亦與向來研究大乘佛教觀音信仰之見解相一致。從頁15-16所引之李利安、樓宇烈與慧明法師（心地要如大地之廣大無私、含容一切）等對於大乘菩薩道之利他修證的具體論述，可以看出生命能科學藉由埋除私我以達致治己治人，廣度一切眾生之修習法門，實充分發揮了大乘佛教關懷社會的大慈大悲精神，而若能如實修證，必能成就大功德，獲得大自在真解脫。

## 六、世 - 出 - 世法門之具體實踐

從上述有關生命能科學所具之生命教育與社會關懷之特質，不難看出李國普先生倡導藉由修習生命能之「萬念歸一，一念歸0」，並由之而徹底實踐埋我度眾以達自在解脫之觀音法門，實符合大乘佛教所倡導之世 - 出 - 世法門。依李氏之觀解，所謂世 - 出 - 世法門，就是要將世間法與出世法銜接運作。而其關鍵則在於將人人本有的雞婆心（如母雞孵小雞，並愛護小雞之心），藉由埋除私我、去除我執之生命教育的轉化，而轉換成大愛心、無分別心；而其具體方法乃是「通過運此生命能迅速出現特能去隨緣為人治體治人治心，特別是以此特能去開發智慧與潛能，在本身事業上作創造性勞動，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毫無分別私心，就是世間的真正大佛活佛。……世間法是分別的，出世間法是無分別的，要從分別到無分別再到分別，功夫深的行住坐臥都處無分別。只有用世間法講運出世法，才能叫人情親意切；只有用出世法講運世間法，才能叫人超凡脫俗。」觀諸

生命能科學所根據之科學理論與佛教教義，以及從習運生命能者所展現之特能與治病之成效，可以看出李氏亦相當重視《金剛經》之破相顯體，強調修行要確實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因為生命能科學倡行「萬念歸一，一歸於0」，並由之接通特能，即是出世法；而發心依特能為人治心、治病，即是入世法。因此，生命能科學所提倡之「埋我度眾」之修證法門，實相當契合大乘佛教之義理與特質，而且經由確實的為人治心、治病之服務，可說是真正落實了大乘佛教世 - 出 - 世法門之修證，同時也體現了現今社會人間佛教所重視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

# 身心整體治療的佛教面考察

從生命能科學之「埋我度眾」談起\*

尤惠貞

南華哲研所副教授

## 論文綱目

- 一、從人道精神與宗教情懷談起
- 二、生命能科學之淵源與流傳
- 三、生命能科學之埋我與度眾
- 四、埋我度眾之生命教育義涵
- 五、埋我度眾之社會關懷精神
- 六、世 - 出 - 世法門之具體實踐

## 論文提要

本論文一方面介紹生命能科學所提出之「埋我度眾」的修證方法，對於身心整體治療所可能發揮的功能；另一方面亦探討生命能科學所依憑之義理根據及修行實踐與大乘佛教之關聯，以及透過埋我度眾所可能開展之生命教育義涵與社會關懷精神，最終則嚐試依生命能科學所倡行之「世 - 出 - 世法門」，來具體闡釋大乘佛教之既出世又入世之圓融涵攝。

關鍵詞：生命能科學、六字真言、埋我度眾、世 - 出 - 世法門

\* 本文曾以「大乘佛教之生命教育與社會關懷 - 從生命能科學之「埋我度眾」談起」為題，于逢甲大學所舉辦的二〇〇一年「佛學與人生 - 生命教育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 一、從人道精神與宗教情懷談起

2001/09/11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之事件，舉世震驚！不論是惋惜美國之突遭巨創，或同情中東國家之長期受壓抑而反彈，戰爭所帶來的災難與後續之影響，實非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所能預估的。從世界歷史的發展而觀，戰爭所帶來的殺傷力遠比所解決的問題來得多，無怪乎世界上雖有許多好戰贖武者，然亦有不少反行的首要戒律，<sup>1</sup>同時也不贊成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例如釋迦族與拘梨耶族為了爭奪盧呷尼河水而起衝突時，佛陀即出面勸其勿大動干戈；<sup>2</sup>而印度聖雄甘地戰與愛好和平之士。根據史載，印度佛教之創始者釋迦牟尼不但主張不殺生為修多次以絕食來止息暴亂，並呼籲印度人民依循非暴力之革命以達致和平。不論是釋迦牟尼佛或甘地，此等愛好和平與非暴力之信念與態度，主要是立基于人類互相關懷的人道精神，與慈悲互愛的宗教情懷，不但具有很強烈的教化作用，同時也是社會關懷的最佳實例。想著這些暴力攻擊戰爭與非暴力和平運動，心中不免憶起初遇生命能科學時的感動，<sup>3</sup>因為在大陸貴陽的黔靈公園與臺灣臺北的植物園，每個星期日，皆有一群宣稱不為名利，純粹仿效大乘佛教觀世音菩薩之慈悲愛心的生命能學友，為來往於公園中的人們或學友的親朋好友測病、治病，其終極目標則是真正落實一切眾生平等、皆得自在解脫之理想境界。若從宗教情懷或人我的彼此尊重而言，與上述的恐怖攻擊事件真有天壤之別！

<sup>1</sup> 如佛教非常重視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其中不殺生即是第一不可犯之戒律。

<sup>2</sup> 參看《佛陀的啟示》，150-1。

<sup>3</sup> 當初所以接觸到生命能科學，主要的因緣是因為公婆住在建國中學位於泉州街的教職員宿舍，離植物園不遠，所以每次回台北探望兩老，一定抽空到植物園逛逛；尤其是清晨早起，喜歡到植物園散散步、活動筋骨。有一天在植物園散步時，有位看起來蠻親切的太太拿了一張A4影印的資料給我，並且很客氣地問我想不想在家裡自己練功健身？我順手接過資料，並且謝謝她，就邊走邊看資料。原來是教人如何依照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彌、吽）修持以健身治病；而更重要的是要幫助別人也能去除病痛與煩惱，得到身心真正的自在。我內心正覺得感動，沒想到已經繞圈一圈，又在同一區遇到剛剛給我資料的那位太太，她看到我又經過也過來與我閒聊，並告訴我他們每個星期日早上都在植物園義務幫人測病治病，如果我或親人有什麼毛病，也可以請她共修的師兄幫忙。那時婆婆因為照顧常年臥病在床的公公，許是太過勞累，身體情況並不很好，而且突然瘦了許多，人常感到全身乏力。所以我就請教其中一位先生幫忙查一下我婆婆到底是什麼毛病？他閉眼靜坐了一會兒，就告訴我婆婆的身體狀況以及可能有的病症。他講了幾種症狀，與我婆婆的情況相當符合，著實令我印象深刻。我很好奇地問他是不是用觀想還是其他方法查病？他回答我說：「不是，我只是將自己放空，然後用心感受自己身體那裡不舒服或有反應，那就是所欲查病者身上可能有的病症。」查過後，我請教他如何可以治病？他先是靜坐並幫我婆婆轉化身體上的干擾與病痛，然後說明只要每天早晚利用時間靜坐，並且在心中真誠地持頌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令自己達到「萬念歸一，一念歸〇」，身心就能自在解脫，而病痛自然不藥而癒。聽起來非常神奇，但回家後我依著資料上所傳授的方法靜坐持頌六字真言，以及參加在中國大陸貴陽的生命能科學之研習，身心的確產生極大的變化以及許多不可思議的轉化現象。

面對一群宣稱自己依觀世音菩薩之六字真言修持，不但具有為人治病的能力（包括身心兩方面的病痛），而且能藉由埋我度眾令大眾真正得大自在、真解脫，此等修持與弘願的確令我深深感受到大乘佛教慈悲教化生命與關懷社會之精神。然而，對於一個受過哲學專業訓練，而且對佛教義理又一直抱持極高的研究興趣與實踐意願者而言，我個人一直認為佛教是理性而智慧的宗教體驗，因此，自覺地對於生命能科學究竟是一種結合極度高超的宗教情懷與身心整體治療的具體實踐？抑或是一種強調神蹟或種種神通的宗教狂熱現象？等等問題應該清楚釐清。因此，本論文嚐試藉由具體解讀與理解生命能科學所依之理論根據與實踐方法，以探究生命能科學「埋我度眾」之修證方法，對於轉化生命與利眾濟世所可能具有之效能。<sup>4</sup>

## 二、生命能科學之淵源與流傳

何謂「生命能科學」？從植物園習運生命能科學的學友處得知，「生命能科學」乃是大陸貴陽的李國普先生，在依循先哲對於宇宙人生之體會與所證悟之道（主要是依釋迦牟尼佛與觀世音菩薩等諸佛菩薩之慈悲濟世與愛因斯坦之「三大定理」<sup>5</sup>）的如實修證中，對世間事物與生死問題所提出之體悟與詮釋。李國普先生對於「生命能科學」的詮釋乃是：

生命能科學是研修人體和人天關係的科學；更確切地說，是研修人體能量與大宇能量關係的科學。因人及一切都源自元真統一能量場，又必歸本返源。如何返？必得處于場態物質、場態生命、場態科學實踐歸返，即是說人必埋除「自我」即私我，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愛于人民，把「我」埋在眾生中，達于「滴水入海」，即無分別的忘我佳境，以特殊的六梵音信息接引元真統一能場的能量修悟完成。<sup>6</sup>

又李氏認為欲具體習運作為一門新興科學的生命能，必須藉由如實智觀

---

<sup>4</sup> 對於生命能科學主張可依特能為人治病，此悠關實修與體證，本論文探討之重點不在於統計其明確之數據，而是偏重於解讀生命能科學所依之義理與具體修證，對於生命轉化之教育意義與慈悲度眾所蘊涵之社會關懷精神。

<sup>5</sup> 李氏稱愛氏三大定理為「萬物並我一過程、相互交換一光波、源自元真統一場」，並視其為由世間法過度到出世法的橋樑；關於三大定理之詳細內容在下文第三節之論述中會有進一步的說明。參看《生命能》，79。

<sup>6</sup> 參看《生命能》，163。

“S”4結構<sup>7</sup>，不但對於身心存在有所轉化，同時亦將形成全新的科學學風。生命能科學的義理結構與修證方法，主要皆包含在李氏處于修證功態下所記錄之「生命能十歌」<sup>8</sup>中。雖然「生命能十歌」之內容中蘊涵了許多現代科學觀念與特殊之詮釋，此實非筆者短時間內所能完全掌握與闡明，亦非本論文所要探討之主題；然不難看出其主要之精神與大乘佛教所倡導的大慈大悲，自覺覺他之精神相契合；而其具體修證方法則是修持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彌、吽」，並經由「埋我度眾」而確實達到身心無病無礙之自在解脫境界。根據李氏在其功稿中所記載，吾人可以大致瞭解其所以提出生命能科學觀之緣由與依憑，其文有云：「也真奇怪，我們依照這本小冊子作生命能運作者，確都有了一個共同體驗：不僅一身的病消除了，還紛紛出現了多種特能去廣為眾生服務。在禪定達到真定，就悟解了這一切，就根本性的親身經歷一場『人生旅途大轉折』，從此豁達大度，笑顏常開，徹底解脫了也即真正覺悟了，喜笑死神管不著了，也就不再怕吃土饅頭<sup>9</sup>啦！」<sup>10</sup>李氏認為欲解釋這一切的變化，必得從釋迦牟尼之探索人生的奧秘談起，因為昔日釋迦思索人生必須面對的生老病死，無人能逃！然而，人浮沉在生老病死的苦海中，如何才能解脫？歷經了種種求道與苦修過程，釋迦最後所以悟道，乃是在菩提樹下歷經七日七夜的禪定，徹底埋除私我，「即不著私我念頭，不著萬千形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及周邊，遍及一切又超越一切的以0為示的大道。他悟知人生一切，世間一切和天人合一的秘密；悟知並建立起佛學的根本原理與實踐入0的無上乘法門，也即『不二法門』或稱『無我法』；悟知整個大宇是一元的統一活性體，釋迦稱真如或元真，一切星空、山河大地以及芸芸眾生，不過都是同源異形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此人類的後裔必得在廣度眾生的基礎上禪定入0，埋掉如蝸牛負重堅硬外殼的『自我』，讓本我 人

<sup>7</sup> 生命能科學S4結構之具體內容，請參看所附圖表；其中“S”表示saltant一詞的S，意指跳躍、飛躍、躍進、新等級、新層次、新思維，即是圖表中“ ”所表示之走向，參看《生命能》，168。

<sup>8</sup> 生命能十歌之具體內容為：一說道，元真脈，大宇為體功用赫，梵光為能全息運，歸本返源此福澤。我體元真無分別？二體道，無實、空，不在觀想飛升中；自性田裡育大愛，「埋我度眾」徹覺通。妙在真定入0中。三論魔，念相著，物情生念塞心窩；萬惡之源私我別，生老病死苦海濁。徹底解脫自埋「我」！四埋我，在埋心，人間最難大工程；埋屍靠人心自埋，萬千世法幾人成？唯有「世 - 出 - 世」法門。五言世，質、空、時，三維縛我在物質；萬物並我一過程，相互交換一光波，源自元真統一場。六處世，運師法：物、心、中、道四層塔，實、空、轉化、道無著，包容一切何牽掛？于世無世法無法。七入0，觸「四弦」：心、性、命、運跨天塹。「自我」是個大怪物，心靈對話把它牽。自覺自樂去實現。八徹悟，大慈悲，由己及人去領會；謀私能不常悲恐？滴水入海全人類。超越世人（的）活得累。九「三大」，重覺行：大行意圖師之遵，大慈胸懷師之容，大悲甘苦師之情。勿忘我師此叮嚀！十真能，「三新」風，治體治人治心胸。人比「精神原子彈」，「埋我度眾全球通」。聽：唵嘛呢叭彌吽……參看《生命能》，121-3。

<sup>9</sup> 此處之土饅頭，象徵人死後埋屍所在處之墳墓。

<sup>10</sup> 參看《生命能》，63。

之靈明本性入堂正位，方得回歸自己的故鄉本源。」<sup>11</sup>

除了闡明生命能科學所依之修行法門根源於釋迦牟尼佛所證悟之緣起無我與廣度眾生之慈悲弘願，李氏更具體指出大乘佛教中之觀世音菩薩正是傳承佛陀埋我度眾之代表人物，李氏明白表示：「我們所習運的生命能，正是釋迦佛祖的優秀學生並為世人普遍景仰的觀音老師傳下以廣度眾生禪定入0的。這種神奇的運作被稱為「觀音法門」，是釋迦、老子『不二法門』的創造性運用，即用人們很容易了解和操作的世間法講習和運作很難講信的大道出世法，所以又稱為世出世間法。」<sup>12</sup>而且，「觀音老師不是神話人物，不是泥塑菩薩（其實佛學稱的佛、菩薩、羅漢不帶迷信色彩，是指科學意義的覺者，即大徹大悟的徹底解脫者），確是歷史人物，是如同我們一樣凡胎肉體，生活在世但慈悲喜捨，經廣濟眾生、禪定入0，達到真定獲得自在身的徹底解脫者。（觀音）老師獲道後，為教化世人也自解脫，傳此觀音法門，所以深受人民愛戴景仰。這有師的《心經》、《楞嚴盛會講能》、《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親著和大量歷史典籍為證。」<sup>13</sup>至於觀音法門是如何證得並流傳于世？李氏引據《楞嚴經·第六卷》<sup>14</sup>中觀世音菩薩與佛之對話加以闡釋，指出觀世音菩薩所以能廣度眾生，其基礎在於以禪定功夫先克服聞覺感官的干擾，<sup>15</sup>亦即從耳對聲之障礙的克服中證得耳根圓通；進一步則是克服眼、鼻、舌、身對色、香、味、觸的障礙，如此即解決了能覺與所覺二分對立的問題，如此方能證入所謂的無能所分別之「無我法」。並強調「練這法練那法，最根本的要練無我法；因為有我、有私、有欲、有求、有念皆苦，無我、無私、無欲、無求、無念才樂，才徹底解脫為大自在身。」<sup>16</sup>

內在於大乘佛教之傳弘與發展，觀世音菩薩在大乘顯密兩教中，都是最親近信眾的一位菩薩。觀音菩薩有求必應，救苦救難的形象，不只是一種象徵，同時也是自覺覺人、自度度人的動力源。此可由《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描

<sup>11</sup> 同上揭書，65-6。

<sup>12</sup> 同上揭書，67。

<sup>13</sup> 同上揭書，68。

<sup>14</sup> 《楞嚴經·第六卷》有云：「爾時觀世音覺者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于時有佛出現于世，名觀世音，我于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參看《生命能》功稿，69。

<sup>15</sup> 《當我還有七天可活 - 生死蓮花》一書的作者，在病危瀕臨死亡之際，亦曾深刻體驗到：聽力是我們深層意識中的直接頻道，所以在病患周遭的交談耳語，以及對病患所說的任何話語都有其意，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作者確定可以在人們垂死的時刻裡，以無法評斷和解釋的方式來安慰他們、指引他們，見此書，頁67；又作者面對血癌的治療過程，認知醫療的事實是：現代醫學瞭解它自身的侷限，所以面對身心的疾病，我們無法完全依賴醫療體系和技術，有時須藉由宗教或心靈等另類療法的助力，方能激發病患的內在醫療能力與求生的意志力，見此書頁50。

<sup>16</sup> 參看《生命能》，70。

述得知。而且提倡修持觀音法門之六字真言（或稱六字大明咒）可證悟成佛，身心得大自在者，亦的確有許多例證，如《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三》記載了佛告訴善男子：「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有六字大明陀羅尼難得值遇，若有人能稱念其名，當得生彼毛孔之中不受沉淪。」而且強調「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微妙本心。若有知是微妙本心即知解脫。」<sup>17</sup>而《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四》則更是詳細描述持頌六字大明咒的神奇功德，綜括而言為：「若得彼(六字大明咒)者，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相應，即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解脫門，見涅槃地，貪瞋永滅，法藏圓滿，破壞五趣輪迴，淨諸地獄，斷除煩惱，救度旁生，圓滿法味，一切智智，演說無盡。」<sup>18</sup>又如李利安在《觀音法門略釋》一文中所指出：「受持神咒作為觀音法門中功夫修練的另一種形式，歷來受到佛教界的格外重視。咒即真言，或名陀羅尼，亦稱總持法門，被視為諸佛菩薩修持得果之心法結晶。」同時對於六字真言之具體義涵亦有詳細之闡釋：「流傳極廣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彌吽）即屬於觀音靈感真言，也稱六字大明咒、觀音心咒。『唵』表示皈依致敬；『嘛呢』指隨意變化的寶珠，用以比喻人的心性；『叭彌』指紅蓮花，比喻心性的清淨無染；『吽』表示迅速顯現，達到目的。全句意思是『歸依觀世音菩薩！願仰仗您的大力加持，使我本具的清淨之心性迅速呈現，從而達到妙樂的境界。』」<sup>19</sup>而在藏族旦木秋先生所著之《藏傳佛教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及嘛呢調》，解釋六字真言的詞意時亦言：「六字真言或六字大明指『唵嘛呢叭咪吽』，是佛教秘密蓮花部之『根本真言』，藏語稱嘛呢。……『唵』表示『佛部心』，念此字時，自己的身體要應于佛，身、口、意與佛成一體，才能獲得成就；『嘛呢』梵文意為『如意寶』，表示『寶部心』，據說此寶出自龍王腦中，若得寶珠，入海能無寶不聚，上山能無珍不得，故又名『聚寶』；『叭咪』梵文意為『蓮花』，表示『蓮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蓮花一樣純潔無瑕；『吽』，『金剛部心』祈求成就的意思，即必須依賴佛的力量，才能證得『正覺』成就一切普度眾生，最後達到成佛的願望。」<sup>20</sup>

其次，如清末民初之際的慧明法師于其開示錄中亦曾指出：「六字大明咒，乃觀自在菩薩所說，是觀自在菩薩微妙本心，即諸佛之妙心，亦即眾生之一心。傳授六字大明咒，即是以心傳心，故曰心宗。」<sup>21</sup>又在論及禪密兼修之具體方法時，亦特別強調：「故本法只持六字真言，不用話頭。即以此真言，破除一切妄

<sup>17</sup> 參看《大正藏》20，59上-中。

<sup>18</sup> 參看《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見《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頁69。

<sup>19</sup> 參看《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頁4。

<sup>20</sup> 參看《民族音樂研究》，（期數待查）31。

<sup>21</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25。

念種子。待知見不生，妄念已淨，自然真心現前，自佛他佛，一體相應。」<sup>22</sup>在闡釋何以必須修持六字大明咒時，慧明法師表示：「六字大明，功德無量無邊，只要至誠專修，心念不二，自然有不可思議之力量，以消除根本業障，而即身成就。若不能一門深入，差別心重，或不起大悲之心，均不相應。當知禪密兼修，以救世度生為心願，以佛心為自心，本尊是我，我即本尊。能發如此大心，自與諸佛菩薩以及本尊心心相應，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sup>23</sup>除此以外，慧明法師更對修持六字真言所需經歷之三關作了詳細闡釋：「一、初關：學人持誦真言，持到萬念歸一，不起二念，名透初關。二、二關：真言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是誰在持？自己亦不知，乃至同時似有二人同持，是名三昧現前，亦名透二關。三關：真言持到真妄法三者不知，深入三昧，而得離持正定，一無所有，即證實相，一切具足，名透三關。……真言持至一無所得，即是顯真。」<sup>24</sup>

依上述所引之例證觀之，可見李國普先生主張誠心頌念觀世音菩薩之六字真言，以達至埋我度眾之生命能科學的修持法門，確實有其義理根據與特殊意義。而對於生命能科學所以需修持六字真言，並可由之以達至自度度人、真正自在解脫之闡釋，可依下列所引述之文字得知梗概：

我們所處的大宇空間，是一個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庫；世間之能以色、氣、光、靈、四個層次表現出來，其統一能場之能，先師老子名之「元氣」，釋迦牟尼佛稱之「梵光」。我們通過禪定、練丹、靜思、拜功等練功活動，從本質上講，就是接引大宇的元氣梵光，充能，蓄能，發能，以達利己、利人、覺己、覺人回歸本源。怎樣取得大宇之能？師示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彌吽」最為應驗。有人以為念此訣語便可接引大宇之能豈不是天方夜譚嗎？你怎知其中奧秘？世間一切物件，包括具靈明本性的人都具有質量、能量，信息「三大要素」，質能可互相轉化，全靠信息作「催化劑」；真正達無念無住無相禪定氣功態所「發射」出來的先前「六字真言」一念，其接引的宇能，可使你頓悟得道，即獲自在身，不再參與物質的生滅循環。這就是說，練功時你從日思千念萬相，進入「六字真言」這一善念，再從這個善念進入無念無相無住的「無分別智」，使你這個「小能場」與宇宙能量庫這個「大能場」結合與統一起來，形成「統一能場」；這個過程，就像能充電的電池在電瓶裡充電一般，而「六字真言」就是接通電池

<sup>22</sup> 同上揭書，43。

<sup>23</sup> 同上揭書，28。

<sup>24</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43。

正負極的導線，起了傳輸、導能、穩壓、固能的關鍵性作用。在這裡以「六字真言」去埋掉私心私念，不是要你去冥思苦想，也不是叫你著念想空，而是要經由此善念禪定歸一歸。這一善念最為緊要，它像度河的船，又像進入極樂園的隧道。「六字真言」其意為：我自元真如如自淨性海而來，于今埋掉私我私心，如滴水歸于大海；我的于世之責，在「埋我度眾」埋掉私我全心全意為眾生服務，度化眾生亦在自埋私我。要特別強調指出，「六字真言」的每一個梵音音節，都緊緊扣合大宇能量庫，故稱極其應驗的「金鑰匙」。梵音的第一個字「唵」，應讀成恩，即拼音en；是大梵元音，極其重要，首字不準，大梵光就無法接通。第二個字「嘛」，即麻音。第三個字「呢」，即尼音。第四個字「叭」，即貝音。第五個字「彌」，即彌音。第六個字「吽」，即轟音。梵音要讀準，再則要誠心。誠則靈，不誠則妄；發誠于心，發妄于口。有口無心，字音雖準確，也不能接通梵光。「六字真言」要從心裡發念，不從口唸，自自然然，不疾不徐，念至無念無相。<sup>25</sup>

依上引文，不但可以看出習運生命能科學，內心至誠默念六字真言之必要與功效，同時亦可看出李氏除了傳承大乘佛教中的慈悲度眾精神，更加入了現代科學對於宇宙能量場的認知與詮釋，主張個人若能藉由習運六字真言，達到念念分明、清淨無我，則其所開發出來之能量，不僅能與宇宙大能場相通結合，同時亦能自治治他、自覺覺人。而此即是大陸貴陽黔靈公園、台北植物園與其他許多地方正在流傳與習運之生命能科學所依之義理根據與實踐方法。

### 三、生命能科學之埋我與度眾

前文曾言及李國普先生援引愛因斯坦的三大定理，並歸約為「萬物並我一過程、相互交換一光波、源自元真統一場」，主要是因為李氏順著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物質的看法<sup>26</sup>，論述物質都無實性，只是一個「變現」，亦即變化表現在空間和時間的過程，甚至連空間與時間也無實性，也只是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其

<sup>25</sup> 參看李國普先生所講述之「大宇的元音」。

<sup>26</sup> 依李氏引述愛因斯坦對物質之界定為：「物質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它變現在空間時間中；如果抽掉空間和時間，它又在哪裡呢？空間和時間，也是一個發展變化過程。除了變化的過程，物質、空間和時間也不復存在。你若總是執著在物質、空間和時間上，跳不開這些羈絆和捆綁，隨波逐流，參君這個大循環，就像鍋裡的魚、便廁裡的蛆，不知從何來，又從何去，永遠處在相對發展變化中。」參看《生命能》53。

次，依愛氏《量子力論》之分析<sup>27</sup>，認為事物並非絕對與孤立之存在，而是以質能互換的方式，相互交換信息與互相影響。而終極而言，主張一切存在事物皆如愛氏《統一場論》<sup>28</sup>所解析，乃是在一關係網絡中，生滅變化與交互為用。又李氏順著愛因斯坦所說的：「哲學上和邏輯上的大多數錯誤是由于人類理智傾向于把符號當作實在的東西而發生的。」更進而推論「人們日思夜夢，著念著相分別和終生追逐的所謂物質『實在』，原來不也就是邏輯思維的概念或虛幻名相！」<sup>29</sup>由此可知李氏所以援引愛因斯坦<sup>30</sup>對於世間物質乃至宇宙之存在的解析與詮釋，實是方便引用現代科學所得之研究成果，以令人們體悟如《金剛經》所說之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種藉由對物質乃至一切存在事物之實在感的超越，以消除人們之分別與執著，亦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揭示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sup>31</sup>之義涵相契合。所以，生命能科學雖亦參考愛因斯坦等現代科學家對於宇宙場態之分析，然綜要言之，其根本精神乃是藉由科學之分析，以具體地闡明一切法（包括人、事、物等一切存在）不外緣起性空，亦即「諸法因緣生，緣生無性空；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sup>32</sup>因為釋迦牟尼佛所證悟之普遍真理，所謂法界等流之客觀真理，主要是「從事事差別解了法從緣生而深入空平等性」，與「從念念分別解了意言無實而深入心光明性」。<sup>33</sup>若能如是觀照，即能契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智慧洞見：「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sup>34</sup>

依上文所述，大體可得知習運生命能科學之根本原則與精神，在於念念無我、無分別；而李氏強調練功時必須從日思千念萬相，進入「六字真言」這一善念，再從這個善念進入無念無相無住的「無分別智」；他認為不論是釋、道、伊、耶，各種教義講的都是這「無分別智」，都要人們「埋我度眾」，亦即確實做到無

<sup>27</sup> 愛氏在《量子力論》定理中說：凡物絕不孤立存在，必與其它相關的物作質量、能量、信息交換，並共同與賦予一切物的元真能源性海作質量、能量、信息交換；交換的方式以光波進行，物體的存在方式只不過是波動著的光，故萬物都是一個相對轉瞬即逝即現即滅的變化過程。參看《生命能》57。

<sup>28</sup> 愛氏的《統一場論》：人、物及宇空的一切現象，都有自己發生、發展消亡過程，必歸本返源即返回「自我」，物像形得以表現的原初能量場；此場決不是物論者所說的質、空、時三要素，大宇是一元入0，一切都是元真的，能場即能源性海僅是元真用以構成一切物像並借以傳達指令的通道。它以多層次的光波呈現耗散結構逐層遞減傳達到宇空星際及靈、人、物，以旋狀體網絡各自所屬，並共同向元真作千姿百態的朝覲。參看《生命能》59。

<sup>29</sup> 同上揭書，61。

<sup>30</sup> 李氏非常推崇愛因斯坦對於物質之洞察與對生死之超然，認為愛氏可謂「生不著念于物質，死亦埋名于蒼生。」參看《生命能》129。

<sup>31</sup> 參看《般若心經的現代意義》，33。

<sup>32</sup> 參看《成佛之道》，353。

<sup>33</sup> 參看《佛在人間》，337 - 43。

<sup>34</sup> 參看《般若心經的現代意義》，33。

我、無物、無念、無相、無住。此與六祖惠能所說：「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靜，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sup>35</sup>之無念、無相、無住的修證法門可說是一貫相承的。而所以強調無我、無分別，其終極目的在於普濟眾生，此即所說的：「這生命能科學的宗旨是真正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稱叫『埋我度眾』，即埋除私我普濟眾生。在慈悲喜捨普濟眾生廣積大德同時，去進行『萬念歸一、一念歸0』的明心見性直取大道的禪定。」<sup>36</sup>而要能真正達到清淨無染之禪定境界，則必須能超脫一切執著與障礙，此即李氏所謂「要人從在世習染的質、空、時三維即三根綁索中，特別要從物質這層障眼玻璃窗並被邪論加固而鋼化、彩化的陷井中自己解脫出來，這就叫踩著『度眾埋我』與『禪定埋我』這兩塊基石，始得回歸靈明自淨故鄉本源。因普濟眾生是廣積原料，深入禪定是加工轉化；不積德空禪定，縱百年仍是枯木一段，不禪定理念只求福德，何來徹底解脫？」<sup>37</sup>

可見習運生命能科學，除了自身依六字真言以收攝萬念歸於一念乃至無念之禪定境界，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起居中，由不分人我更進而利益一切眾生，此即李氏所特別強調的：「這裡所說徹底解脫物質及消除物、情、生念，並不是要您不食不飲、不言不笑、不來不往，賣弄虛玄、清高和詭秘，人在這三維無形鎖鍊禁錮的世間生活，豈無起居食飲、情親交往與生死交葛？然對明確自己于世使命和將到哪兒去的大智慧者，絕不會去貪求和惜捨這些如夢幻泡影的東西，他如常人生活隨緣而處，于心恬淡虛無而不著念相。……為了私我而把我執著于物質成為它的奴隸者，以及不知為了什麼只知于心存我而不斷分別者，當然只能隨物參加物質的相對生滅大循環；埋除私我全心全意為眾生之事業及徹底解脫而入0無分別之大智慧者，便超越三維世界之質、空、時而脫維解鏈于再參加物質生滅循環，古經典稱之為大自在身。」<sup>38</sup>簡言之，李氏所說之生命能科學，乃是「依六字真言而入禪定接能，應時時不忘『埋我度眾』本旨，亦即在禪定中埋我、在度

<sup>35</sup> 參看《六祖壇經·定慧品第四》，《六祖壇經》佛光版101

<sup>36</sup> 參看「觀音老師『生命能』習運特能開發」講稿，4。

<sup>37</sup> 同上註。

<sup>38</sup> 參看《生命能》，133-4。

眾中埋我、在『滴水入海』無分別中埋我、在永遵師示慈悲喜捨中埋我。」<sup>39</sup>亦可以說，習運生命能科學主要在煉心，所謂「頓悟法門在真指人心」，因為「萬法一心，人心一變，行為隨變，人的質量即變，智慧與愚癡只在一念間，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迷則懷寶化為砒霜。」<sup>40</sup>

由此可知，生命能科學所宣揚之「埋我度眾」，可說是真正回歸釋迦牟尼佛所證悟之世間無常、苦、空、無我之根本教義與無私、自在、解脫之超越大道。而從李氏之禪定要語，吾人可以更具體地看出此種契合大乘諸佛菩薩自覺覺他、慈悲度眾的精神，其文有云：

大道雖隱伏，唯心可感受；求道在自心，成功真要領。  
禪定在持心，持心在純意；純意在無我，無我在埋心。  
天地之間事，埋心最艱難；埋屍靠別人，埋心靠自己。  
山河與大地，難埋這個心；千百億萬劫，未能把心埋。  
來時兩基石，念頭與眾生；回歸大道路，也這兩基石。  
念良是正道，念邪是魔途；從念達無念，頓悟立實現。  
一切為眾生，毫無私我存；不就埋了我，學道難且易。<sup>41</sup>

#### 四、埋我度眾之生命教育義涵

對於修習大乘佛教菩薩道者而言，如何能自淨其意，諸惡莫作；並且達到眾善奉行，自度度人之理想，皆必須從自我生命之教育與轉化做起。在《學佛三要》一書中，印順法師即曾為文表示：「專向物質求進步，求滿足，結果必被物所轉，不會得到真正的幸福。」同時也指出「佛法的目的，要從心的淨化，引發行為的清淨，影響報體，趨向世界的清淨。」<sup>42</sup>而于《無諍之辯》中面對「怎樣才是入世為本的大乘呢？」這樣的問題時，明確地表示必須發菩提心，才是真正的菩薩，因為真正的菩薩是從慈悲中來的。印順法師主張要如經文所教示：「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於此初發心」。亦即「見眾生苦而發心，見正教衰而發心，見世間衰亂而發心，見眾生生死流轉而發心。於是以大覺的佛陀為師範，為眾生而學，為眾生而修；一切功德，回向法界眾生，令一切眾生得利益安樂。從悲心出發而為

<sup>39</sup> 參看《生命能》，116。

<sup>40</sup> 參看《生命能》，135。

<sup>41</sup> 參看《生命能》，109與110中間所附之「禪定要語」。

<sup>42</sup> 參看《學佛三要》，62-3。

眾生，不為自己 不為人天功德，不為名聞，不為自己成佛，就是無我的實踐。」

<sup>43</sup>依此，可知大乘佛教注重從現世生活中教導大眾，如何自淨其心，如何藉由發心度眾而淨化自我生命。

又如慧明法師解如何修習「心地法門」時亦曾表示：「心便是佛，地喻心量，法者正也，門者路也。就是說：此心若能如地，即入正覺之路也。」<sup>44</sup>並強調學心地法門的人，要「時時刻刻，都要將自心與地比一比，看究竟比不比得上？」<sup>45</sup>亦即「學佛在心不外求，心地慈悲德具足；貪瞋癡愛疑妄盡，不動無明是活佛。」<sup>46</sup>又談及身心疾病之病源與治法時更指出：「凡病有無形、有形兩種。無形之病，貪瞋癡愛，及一切煩惱等是。有形之病為身病。身病起於心病，心若無病，身亦不病。」<sup>47</sup>簡言之：修習大乘佛教心地法門者，必須確實體悟：「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須心藥治；心要正時身亦淨，心生還是病生時。」<sup>48</sup>如此修習心地法門，實與六祖惠能闡釋「自性五分法身香」<sup>49</sup>之自我修持功夫與所證悟之境界相似，因為惠能認為藉由自我之守持戒律而得禪定與智慧，並由之得解脫自在，皆須由內心薰習，不可向外攀求。

李國普先生于其 祖庭大道源 中指出，修習觀音法門最重人的德行修養，因為「練功之本質在煉心、在埋心、在埋除分別之私心。不從埋心入 ，何道可言？」又主張「禪定去我，萬念歸一入 ，始歸本源。」<sup>50</sup>換言之，「只要善于發現人人都具有的愛子『雞婆心』這顆種子，以春風化雨推己及人自覺自樂地用這法門自作心靈洗滌，在自性田里培育生發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便是。」<sup>51</sup>從這些講詞，可以很具體地看出埋我度眾之修證法門對於個體實存生命教育之重視以及可能具有之轉化作用。在《當我還有七天可活 - 生死蓮花》一書中，作者吉姆·班達德面臨絕症的治療過程中，其自我所經歷的修證考驗與不可思議之遭遇，或有助於吾人更具體地掌握大乘佛教乃至生命能科

<sup>43</sup> 參看《無諍之辯》，192-3。

<sup>44</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18。

<sup>45</sup> 同上揭書，20。

<sup>46</sup> 同上揭書，23。

<sup>47</sup> 同上揭書，29。

<sup>48</sup> 同上揭書，31。

<sup>49</sup> 《六祖壇經·懺悔品第六》：「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參看《六祖壇經》，佛光版，頁110。

<sup>50</sup> 參看附件 祖庭大道源 一文。

<sup>51</sup> 參看《生命能》，50。

學，強調埋除私我以達自在之修證方法，同時對於由埋我所產生之力量亦能有更清晰的認知，因為作者強調：「我不斷練習如何無視於頑劣自我的誘惑，而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修行當中，而這項練習已幫助我在最艱困的時刻，培養出繼續前進的毅力。」<sup>52</sup>更不可思議的是，作者描述自己所遭遇的神奇事蹟，亦即感知佛菩薩為其治病的親身體驗，<sup>53</sup>與生命能所強調之治病方式非常類似，吾人或可藉由不同方式的表述與體驗，對於有限自我如何超越一切障礙與限制，並由之轉化為無限之能量而得到另類之例證與詮釋。

李氏強調習運生命能科學者，經由開發後具有特能<sup>54</sup>，可以自我健身並為他人轉化病痛，此並非個人具有什麼了不起的能量，就連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亦非自身具有特能，而只是因觀世音菩薩能絕對埋除私我，所以自然能與宇宙間之能量相感通，<sup>55</sup>並藉此能量以隨處度化一切眾生。無怪乎李氏隨處強調「只有捨得連生命也『給出去』，才能體會無牽無掛的輕鬆，只有忘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沒有患得患失感。」<sup>56</sup>亦即主張習運生命能科學者，必須放下，放下，再放下，放到無放處才是真自在、大解脫！而此亦與慧明法師所開示的修心法門之精神相一致，所謂：「學佛人欲悟實相真心，即要放下一切，則一切不住，真心自見，即是道心。」<sup>57</sup>由此可見，主張埋我度眾的生命能習運者，對於自我個體之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視的，因為經由度眾埋我來肯定自我生命之意義，亦即依無我來轉化生命之我執，依無分別智來消除由人我分別而來的隔絕與障礙，如此的生命態度與具體實踐，可以說是從生活中的每一念、每一當下作自我人格修煉與轉化；因此，其目的不只是為了成就自我，而更是重視人我平等，並

<sup>52</sup> 見《當我還有七天可活 - 生死蓮花》，47。

<sup>53</sup> 吉姆·班達德描述當時的情形時表示：「我似乎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知覺狀態，一切都那麼清晰真實，……我看見一個衣著樸拙、親和力十足，看起來彷彿大地之母的女人站在我身後，她的掌心放在我的前額，手指輕輕地撫摸我的額頭。當她碰觸到我的時候，我感覺一道金色光芒穿透我的身體，雖很疼痛，但奇怪的是同時也有一種愉悅的感覺：我知道這是佛菩薩對我佈施奇蹟來治療我的病。這道光從我的神經系統一直通過脊椎，最後到達手臂及腳，我將手覆蓋在她手上，藉以示意她繼續下去。我開始啜泣，流下讚歎的眼淚，大聲地喊著：『沒關係，沒關係！』我將自己全然的交給這位神秘的治療者，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被呵護、被愛的感覺，我知道無論是生是死，我的心靈終將被治癒。」事後作者從他的禪修老師處得知，與他同修的師兄弟與姊妹們，在那段時日裡，都虔誠地將他們的意志力集中在作者身上，祈求菩薩能保佑作者，讓作者所罹患的絕症得以痊癒。作者的禪修老師因此告訴他，他相信神（諸佛菩薩）傾聽到了眾同修的誠心！此書可說是對於救苦救難之佛菩薩信仰的具體見證，值得推薦。參看上揭書，265。

<sup>54</sup> 習運生命能科學所可能具有的特能包括：手探、眼視、感知、透視、預示、特具、測知、康復，乃至隨著心念跳天花等多項功能，詳細內容可參看《生命能》功稿145-50。

<sup>55</sup> 對於飛碟與宇宙生命學頗有研究的學者呂應鐘先生亦曾表示：「不管是外星人或地球人，都是宇宙中的生命，不管是神、佛、菩薩、上帝或是鬼神，也都是宇宙中的生命，其差別只是存在能量的高低而已。」參看呂氏所著《我的腫瘤不見了》，284。

<sup>56</sup> 參看《生命能》，43。

<sup>57</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77。

且積極入世，藉由人我的共同成就，以趨入大乘佛教所倡導之圓融無礙與圓滿無盡的理想境界。

## 五、埋我度眾之社會關懷精神

依上文所述，可知生命能科學藉由埋我以度眾，實立基于個體生命之自我教育與轉化之基礎上；然而，李氏認為生命能科學之修證方法雖強調無我無私，但並非一切歸空、空無所有，即是真正解脫大道，因為「有空就有無空，空無並不是大道，空所也要滅。沒有空，沒有我，還有生滅嗎？生與滅都沒有了，沒有生念與死念，也就寂滅了，與大道合一了，不生不死了。」同時也強調不可以為到彼岸就是成佛成仙去了，就遠遠隔離人間了，這仍是虛幻想法，哪有德高能強的生命能習運者脫離人民的？「因此，生命能習運者在禪定中既要遠離『有』，又要遠離『無，不遠不近、不有有無、不得不失、不生不滅，這才是『不二法門』，這是大正法。邪法相反，為『固二法門』，總要堅持對立：一邊是有，一邊是無；一邊是佛，一邊是魔；一邊是貪，一邊是捨；一邊是我，一邊是他；……非此即彼 不是這便是那、不是有便是無，總想撈摸一頭，執著一邊，這是邪惡的法，這破壞的法，這是一些邪道邪術者騙人騙錢的招術。不二法門是一面照妖鏡，是一塊試金石，請以此觀察社會上各種奇法異術，識它本相，還它本來面目，不要上當。無上乘禪定與邪道邪術的分水嶺為：無上乘禪定者，從日思千念萬相，進入一善念（『六字真言』為世間最良念），然後由此善念進入無念、無相、無住，即『萬念歸一，一念歸0』；邪道邪術者就要人固念、固相，固著在物、在師、在我，膨脹私我、私念、私欲。』<sup>58</sup>簡言之，相應于大乘佛教利他度眾之菩薩道精神，習運生命能科學者除了自身健體，更重要的是要令他人也能除病解困，<sup>59</sup>而其具體方法乃是「在特能狀態以『給他（或他們）運能康復』發出信息，為人面治或遙治，即與他（或他們）建立信息場；然後你以誠敬地也即專一地發出老師的唵、嘛、呢、叭、彌、吽六字真言此接能信息波；經此三分鐘接引元真大宇能場能量與他（或他們）形成一統一場，這能場的能量便是靈能，它能無時空障礙地去找準受術對象，能分辨出受術者身上患處黑色或黑灰色的害氣加以消除，

<sup>58</sup> 參看《生命能》，72。

<sup>59</sup> 李氏于其功稿中曾特別強調：「生命能最重道德因素，但不搞繁瑣哲學，也不花錢費米，只有『利己、利人、覺己、覺人』八個字，若倒過來修煉就特別大妙；就是說，自利先要利人，覺悟到自己的徹底解脫必得同去廣度眾生『埋我度眾』，自私與大道無緣。」參看《生命能》136-7。

能知受術者的善惡品性而決定治與不治或治多治少等等。」<sup>60</sup>

又依《生命能》之內容觀之，可得知李氏非常重視《心經》所開顯之二無分別法門，亦即「由無推進到無無，再由無無推進，達般若大智慧，直取菩薩乘、佛乘；然後又回到眾生，沒有分別與執著，一切自自然然，隨緣處置。這就是道，就是0，就是般若，就是大智慧。……心不離人民，真正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一尊大佛；要心不執著得與不得才是仙是佛，若是說破了，仙佛不過無分別。」<sup>61</sup>至於修習《心經》之口訣（即一般所謂的咒）「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李老師認為那是梵音，即口訣、心訣、默語，意思是為人民祝福平安，健康長壽，永保青春，永在大梵光里樂陶陶地生活。因此，不可把《心經》所說當迷信，它是無上乘禪定運作生命能的一位好導師。

李氏對於觀世音菩薩慈悲度化之重視與肯定，實是揭示生命能科學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精神之具體例證。而此種觀點亦與向來研究觀音信仰之見解相一致。如李利安在《觀音法門略釋》一文中曾指出：「既然觀音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薩，那麼，修持觀音法門，就必須首先具足慈悲之心，廣行利他之事。……佛教認為觀音菩薩的『慈』是『無緣之慈』，即無附加條件，無其它要求，絕對慈愛；觀音菩薩的『悲』是『同體之悲』，即無時間的限制，無空間的阻礙，不分貴賤賢愚，視眾生之苦為己身之苦，對一切眾生的平等悲愛。……經書中說：『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任何一個佛教修道者都應以觀音之慈為慈，以觀音之悲為悲，胸懷世界，心系眾生，行善利人，積福積德。在利他的同時，求得自我的淨化和靈魂的升華，最終趨于佛教的理境界。」<sup>62</sup>而樓宇烈在其所著之《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一文中，不但說明中國觀世音信仰的興起是在《法華經》譯出以後，更依《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舉之救度事例，詳實地說明了觀世音菩薩隨處求、隨處應的大慈大悲，亦具體地展現觀世音菩薩幫助世人解除現世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種種苦難與災禍，實現其現世生活中的種種願望，此即所謂「游諸國土，度脫眾生」<sup>63</sup>。而且亦強調「觀世音菩薩信仰具有很濃的現世性格」，因為

<sup>60</sup> 參看《生命能》，89。

<sup>61</sup> 參看《生命能》，73。

<sup>62</sup> 參看《觀音法門略釋》，5。

<sup>63</sup> 樓宇烈指出，依《觀音授記經》所載，觀世音所以能「游諸國土，度脫眾生」，主要是已證得「如幻三昧」，而其具體內容為：謂一切法從緣而起，虛假而有。一切諸法，因緣而生，若無因緣，無法。隨一切法從因緣生，而無所生。如是通達無生法者，得入菩薩真實之道，亦名得入大慈悲心，憐憫度脫一切眾生。善能深解如是義已，則知一切諸法如幻，但以憶想語言造化法耳。然此憶想語言造化諸法，究竟悉空。善能通達諸法空已，是名速得如幻三昧。得三昧已，以善巧方便，能化其身，隨眾形所成善根，而為說法，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樓宇烈亦認為這種諸法從緣而起，虛假而有，生無所生，究竟悉空的「如幻三昧」，也正是般若三昧。參看《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66；68。

「解救現世生活中的苦難乃是最切實的恩惠，一般世人之所以如此熱誠地信仰觀世音，主要因為他是一位近在身旁、隨時回應的現世生活中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活菩薩。」<sup>64</sup>

又上文曾言及慧明法師重視行者修習「心地法門」，必須自心如地之廣大無私能容，如此修持自心實已蘊含了利他之社會關懷精神，因為：「一切善法，即是利他。利他才有功德，有功德，才能正，才能淨，淨則無病。若不行利他之事，徒然持咒打坐，雖有功德，得益不大。……禪密兼修之心宗，不但是要醫治自己心病，更要醫治眾生心病。」<sup>65</sup>同時也指出：「心地法門，教人打坐，便是修心；教人持咒，即是攝心。如上座時，身坐而心不坐；持咒時，口持而心不持，亦名假修。禪密兼修，以心地無非為戒本，以利他無我為正行。真修此法者，即是行菩薩道。」<sup>66</sup>簡言之，依慧明法師之教示而言，所謂功德必須亦側重于度他利他之社會關懷面以立言，因為：「心地無非是功，利他無我是德；心正是功，行正是德；六度萬行，是大功德。」<sup>67</sup>因此，生命能科學藉由埋除私我以達致治已治人，廣度一切眾生之修習法門，實充分發揮了大乘佛教關懷社會的大慈大悲精神，而若能如實修證，必能成就大功德，獲得大自在真解脫。

## 六、世 - 出 - 世法門之具體實踐

《六祖壇經·宣詔品第九》有段描述唐中宗之內侍薛簡請教六祖惠能「如何是大乘見解？」六祖回答：「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sup>68</sup>所謂智者了達明與無明其性不二，指的是真正照見諸法緣起空無自性者，乃能即于世間而證悟出世間之清淨道，並達至無人我分別之自在解脫境界。此與印順法師于《成佛之道》中對於發心菩薩之描述是一致的：「發心名菩薩，眾生之上首。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慈悲為

<sup>64</sup> 同上揭書，67。

<sup>65</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32。

<sup>66</sup> 同上揭書，34。

<sup>67</sup> 同上揭書，38。

<sup>68</sup> 參看《六祖壇經》，佛光版191。

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門，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sup>69</sup>可見吾人若能如發心菩薩和智者一般，確實修證世出世法門，則「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sup>70</sup>又《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中，六祖惠能提出「無相頌」作為出家與在家信眾共同修持之所依，其中亦強調世 - 出世不二為頓教修證法門，其頌有云：「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心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sup>71</sup>

而從上述有關生命能科學所具之生命教育與社會關懷之特質，不難看出李國普先生倡導藉由修習生命能之「萬念歸一，一念歸 0」，並由之而徹底實踐埋我度眾以達自在解脫之觀音法門，實為一種世 - 出 - 世法門。依李氏之觀解，所謂世 - 出 - 世法門，就是要將世間法與出世法銜接運作。而其關鍵則在於將人人本有的雞婆心（如母雞孵小雞，並愛護小雞之心），藉由埋除私我、去除我執之生命教育的轉化，而轉換成大愛心、無分別心；而其具體方法乃是「通過運此生命能迅速出現特能去隨緣為人治體治人治心，特別是以此特能去開發智慧與潛能，在本身事業上作創造性勞動，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毫無分別私心，就是世間的真正大佛活佛。……世間法是分別的，出世間法是无分別的，要從分別到無分別再到分別，功夫深的行住坐臥都處無分別。只有用世間法講運出世法，才能叫人情親意切；只有用出世法講運世間法，才能叫人超凡脫俗。」<sup>72</sup>李氏認為：「生命能科學的研修全是公開的，……它不具備社團因素，像吃飯呼吸一樣自然，完全公開的自覺自樂的科學研修，相互間是學友的探索，是親朋好友間的日常往來，不涉政治宗教，不言邪道邪法，一切以科學大愛為前提，倡導模範遵守道德法令，維護安定團結局面，愛惜靜謐研習環境。」<sup>73</sup>並強調：「生命能是大科學、大哲理、大德行，機理完全一致，故于世特別于當代講道行法，不能離開世間法，不能離開時人能于接受的真科學、真經典和良好新時尚，不能走邪詭秘難運，不能有任何封建迷信或現代迷信色彩。」<sup>74</sup>此與印順法師在《無諍之辯》所表示的精神是相契合的，因為印順法師認為從釋迦佛過去修行的菩薩風範，以及釋迦成佛以來為人的慈悲與精神，可以推論出：「大乘理論的特點是『世間不異出世間』、

<sup>69</sup> 參看《成佛之道》，272。

<sup>70</sup> 同上揭書，433。

<sup>71</sup> 參看《六祖壇經》，佛光版79-80。

<sup>72</sup> 參看《生命能》，156-8。

<sup>73</sup> 同揭上書，164 - 5。

<sup>74</sup> 同揭上書，81。

『生死即涅槃』、『色（受相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色』。亦即一切法從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世間與出世間的二元對立被銷融了，因此，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亦可出世解脫了也不離世間。」<sup>75</sup>

慧明法師闡釋修行時強調必須「禪密兼修」，因為「禪密兼修，取禪宗之自心是佛，實相無相，以救密法著相入魔之險。取密法之專重事修，藉不可思議之威力，感化有情，以濟禪宗淺悟即了，無相無得，不起度生之偏執。……一面知道禪宗心即是佛，而不廢事修；一面知道密法以佛力加疲故，心外有玄，而不著玄相，如此定能即身成就。末法時代，這才是應機普攝的法門。」<sup>76</sup>同時亦指出：「初學佛者，只談出世；而昧於佛法者，一味入世，不知出世。如此皆落邊際。」<sup>77</sup>因此，主張修行要從《金剛經》所說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上用功，因為「應無所住，就是一切不住。若能一切不住，即是實相境界。既悟實相無相，一無所得，還有什麼我執、煩惱、生死、無明可住？」<sup>78</sup>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實是蘊涵了世與出世法，「無住即是出世，生心即是入世。無住生心，即是出世入世不二之妙心。」<sup>79</sup>

觀諸生命能科學所根據之科學理論與佛教教義，以及從習運生命能者所展現之特能與治病之成效，<sup>80</sup>可以看出李氏亦相當重視《金剛經》之破相顯體，強調修行要確實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因為生命能科學倡行「萬念歸一，一歸於0」，並由之接通特能，即是出世法；而發心依特能為人治心、治病，即是入世法。因此，生命能科學所提倡之「埋我度眾」之修證法門，實相當契合大乘佛教之義理與特質，而且經由確實的為人治心、治病之服務，可說是真正落實了大乘佛教世 - 出 - 世法門之修證，同時也體現了現今社會人間佛教所重視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

<sup>75</sup> 參看《無諍之辯》，183。

<sup>76</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26。

<sup>77</sup> 參看《慧明法師開示錄》，81。

<sup>78</sup> 同上揭書，76。

<sup>79</sup> 同上揭書，81。

<sup>80</sup> 就我個人親身參與生命能科學之研習，發現不但大人，亦有多位不滿十歲的小孩，具有感知與透視他人疾病之能力（往往比大人容易開發），同時亦能確實為他人治病。

## 參考書目

- 李國普(如本)著，《生命能》，自印本，中國大陸：貴陽。
- 宋天息災譯，《大乘莊嚴寶王經》，《大正藏》20，no.1050。
- 李申釋譯，《六祖壇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1997。
- 慧明法師講示，陳耀智記述，《慧明法師開示錄》，台北：國立體育學院六字真言禪學社印行。
-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台北：慧日講堂，1971。
- ，《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1988。
- ，《無諍之辯》，台北：正聞出版社，1988。
- ，《學佛三要》，台北：慧日講堂，1971。
- 郭敏俊著，《般若心經的現代意義》，台北：圓明出版，1996。
- 羅喉羅·化普樂著，顧法嚴譯，《佛陀的啟示》，台北：慧炬，1990。
- 吉姆·班達德著，洪儀真譯，《當我還有七天可活 - 生死蓮花》(Lotus in the Fire)，台北：藍瓶子出版社，2000。
- 呂應鐘著，《我的腫瘤不見了》，台北：自然風，2001。
- 蔡明田著，佛教對社會倫理與人為禍福之善導·摘要，《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372，臺北：華梵大學出版部，1999。
- 黃維憲、丁敏著，北台灣佛教新興社會福利服務的趨勢和思考 - 以「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關懷生命協會」為例，《第二屆當代宗教學學術研討會宗教與非營利事業》，577-611，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編，2000。
- 許抗生著，人間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普門學報》第四期，1-7，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2001/07。
- 樓宇烈著，《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世界宗教研究 - 「第七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匯編》，1998年第二期，64-69。
- 李利安著，觀音法門略釋，《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三期，3-6。
- 旦木秋著，藏傳佛教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及嘛呢調，《民族音樂研究》，31-34。

## 祖庭大道源

李國普

〔附件〕

達摩東來，六祖宏揚，一花五葉，繼往開來。六祖慧能師于苦樂苦，開無分別智之頓悟法門。世出世法門搬運眾生入 。

醒、睡、夢、定四境，顯三隱一，醒為魔別、睡了因緣、夢自我覓、定自我滅。自我本無，魔害分別，軀、魂、本性三身同一。

自我（軀體）、本我（靈魂即業力）、超我（靈明本性）構成人生。

祖庭大道源起，宇宙變現，梵能開啟，人物成因，都自祖庭。由百會注入靈明本性，達于人之皇庭，是元真予眾蒼之點化，亦是眾蒼回祖庭本源的必由捷徑。回歸是人的靈明本性的復性，是開發與功事之關鍵所在。

特能之運用無非在處理“念頭”。特能之奧秘只在“分別”與“渾沌”，先發一念後無念無住無相而入，其期間不可存疑，否則無效，因心物本一，存疑即陷於物質而未自拔，能否完成還決定於你發念所為和自己功力及入定之深度。

大道之本性不在上，不在下，不在中間及兩邊，它遍于一切又超越一切，無相無念，無分無別，無言無語，性自如如之一元論。

大道其盈，成敗之機，在於心扉。心不開啟，梵光不入，心扉一開，滿室春光。人之心塞，不明此理，當今開啟，永接梵光。

道雖瀾隱，其用極明。昏睡為恍，心懼為惚，心裡恍惚，似乎睡夢。大道無言，埋心體之，心不著物，亦無念相，惟此而已，別無其它。

練功之本質在練心、在埋心、在埋除分別之私心。不從埋心入，何道可言？禪定去我，萬念歸一入，始歸本源。

帝鄉何達？萬法一心，心獻無念，瞬息即達。

功在契合，一切歸根。不可思量處，自有定風單。

敬拜于途，敬拜于堂，敬拜于心，敬拜于無。滴水入海，能分我否？入性海，埋我徹覺，故于敬拜，勿作是念，我祖見無；做作無誠、久拜無用。拜至無心，無分無求；拜至忘我，於示道。示道何為？度化眾生。于何為？埋我埋心。敬之拜之，敬拜於無求。

誠敬而生信，信而達覺，覺而生智，智而生慧，慧而接引梵光，與梵為一，不生不滅，大宇其昌。